

记者**眼**中的世界



吴芝麟

文艺出版社

记者眼中的世界

吴芝麟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陈先法

封面设计：袁银昌

记者眼中的世界

吴 芝 麟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05,000 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册

ISBN 7-5321-0765-5/I·610 定价：3.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子，共19篇。

著者是位文学和新闻“两栖”作家。近年来，怀着对大自然的深深眷恋，探访了江南各地，写下了这些优美的篇什：风光清丽的柯桥、观海宁潮的第一胜地盐官、让人流连的戛浜、闻名中外的农民画娘家枫泾镇……；有些散文和报告文学，则深情地描绘了老作家、科学家、医学专家等一位位社会名流的青春情怀和感人风采。文笔清新，色调斑斓，韵味浓丽。

这里是一个记者眼中的丰富而又精彩的世界。

序

余秋雨

本书作者也算一位老记者了。我和他相熟已久。他希望我能为本书写篇序，但也未要求细评书稿，“随便说点自己想说的话头就成”。

我感谢他给我这种自由。确实，序无定格，如果书的内容是系统而深致的，序言自然以评介、阐释为好；如果书稿是一种涉足宽散的自由文体，那么序言也不妨自我放松一下，找个话题参加闲谈，凑个热闹。

本书的书名《记者眼中的世界》就是一个挺好的话题。它使我想起记者文学在现代文化结构中的特殊职能。我所说的“记者文学”并不是一种特别的体裁样式，而是指一种把新闻采访和文学写作交叉融化在一起的文化现象。一个好的记者实际上也就是能够长期在读者群中建立起信任的一个感知系统，他“借”给读者一双

眼睛、一副耳朵，读者通过他来注视和倾听广阔的世界。久而久之，读者习惯了、甚至不愿意离开他的目光，结果，“记者眼中的世界”也就有可能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世界。在中国现代史上，确实有过一批出色的记者创造过这样的奇迹，他们用自己的眼睛操纵了千万中国人的眼睛，于是，他们的爱憎评判和思维方式也就成了民族精神殿堂中的重要存在。如果这些记者的目光中除了社会是非选择外还有审美选择，那么他们的采访还会对文学界作出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记者中，有一部分人成了评论家，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就我个人的爱好论，则希望看到更多把评论消融在实象描述中的篇什。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写作风格的问题，而是牵连着一一种健全的社会心态的养成。在我们的社会上，指手划脚的评论者并不少，而敏锐而客观的观察者却不多。对一件事情、一个现象的来龙去脉、整体状态还不清楚呢，各种议论已可随口吐出，这种议论如出现于街头巷尾，则成为“众口铄金”的舆论，如出现于极端，则几乎变成某种定论，甚是可怕。这种不良的习惯的养成，与我们长期以来任那种草率浮浅的议论短文充斥报刊有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是要提高报刊

上各种社会评论的权威性，让大家懂得，一个人（哪怕是记者、编辑）要对社会现象取得长时间的广泛的评论权必须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广阔的社会视野和深厚的学识修养作根基；二是要进一步发挥记者笔墨的实见性、客观性魅力，让广大读者习惯于跟着记者去平静观察，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当我看到不少年轻记者开始舍弃记述体而改写小评论时，总是深感遗憾。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评论素养并不厚实而身体却很强健，本可辛苦一点作更多的实地采访并把自己的评论兴趣融化在采访之中的。其实，那些在晚年终于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评论权的老记者如林放，也是以年轻时一系列轰动一时的纪实性采访作为起点的。

另有一些记者半脱轨地热心于写小说，我常常也觉得有点可惜。我并不否认记者队伍里也可能出一些不错的作家，但对其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在繁忙的记者生涯的空隙间写小说，往往缺少写小说所应该有的时间和心境。一个记者，如果对自己拥有的采访权和发言权不加珍惜，而一心投入与无数业余作者并无多少差别的文学写作之中，实在得不偿失。因为在我们国家，拥有这种采访权和发言权的人还为数甚少，能把它们提高到审美水平的则更少。我读

过一些真实人物的出色专访稿，觉得味道远胜大多数短篇小说中虚构的形象。如果我们还不具备虚构极其动人的形象的本领，为什么要执意地去舍真求假呢？当生活真实本身的深刻内涵和神奇逻辑还能不断让我们震动的时候，我们何不发挥记者的本能，让真实本身来说话呢？

为此，我殷切希望有更多的记者能用审美眼光来表现真实的客观世界，从而使我们的读者终于学会对生活的发现。说实话，如果没有这种准备，即使真的出现了什么宏伟的理论或杰作，我们的读者恐怕连接受的可能都没有。

芝麟这本书，大概就属于我所说的记者文学范畴。没有脱空的议论，没有造作的抒情，但又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对社会生活现象的评判，对真善美的激情。读者可以随着芝麟的视线，看到一些真实的地方、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事情，从而增长见识，加宽对生活的认知和审美感受。芝麟的文笔，总的说来是以清朗从容为特点的，绝不抓住一点由头去做腻人烦人的铺展，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健康自然的文风，值得提倡。

目 录

序.....余秋雨

一片绿荫下..... 1

夏日访孙犁..... 8

一辆纺车唤起的真情.....14

在柯灵家中.....18

“三毛”的新爷爷.....28

初到戛浜.....33

盐官杂忆.....37

水乡画镇.....43

柯桥印象.....48

华亭的魅力.....53

同里行.....58

青春啊，请留步.....63

如果你真把祖国当母亲.....82

财富..... 101

困不住的金獅.....	115
榜上无名者.....	139
那不是神话.....	160
恩平有个广联泰.....	178
葛氏传人.....	197

一片绿荫下

年初，我曾去瞻仰宋庆龄同志在上海的故居。

那是坐落在淮海中路尽头的一幢小楼。

小楼很普通，西式建筑，墨绿色的大门，浅灰色的院墙，庭院前那两棵参天的香樟树，枝叶浓密，葱葱郁郁，而小楼就仿佛在这一片绿荫的拥抱之中。如果不是门框上用汉白玉镶嵌出“宋庆龄故居”这五个金色的大字，那末，在这紧挨着一排排花园洋房的淮海路上，这幢小楼是并不惹人注目的。

小楼共两层，建于二十年代，原先据说是一个德国船长盖起的别墅。宋庆龄同志是一九四八年才搬到这里来的。六十年代，她迁居北京，可是直到逝世的前一年，她每年都要来这里小住。去年才刚辟为纪念地，但所有的陈设依然是当时的布置，一如主人在世时的原貌。人们

每每来到这里，总要放轻脚步，驻足凝视，仿佛在谛听一首隽美的生命史诗。

陪同参观的讲解员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先把我们引入一楼的会客厅。客厅不大，而且简朴，但配上古老的木架大钟，梅花图案的地毯，却衬托出了高雅的氛围。墙上悬挂着两幅照片，特别显眼，一幅是孙中山先生的晚年留影，令人肃然起敬；另一幅则是毛泽东同志和宋庆龄同志的合影，它让人想到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在上海期间亲临这幢小楼，看望宋庆龄同志时的情景，悬挂照片的地方恰巧就是照片的背景，更给人一种真切的感受。这两幅照片是宋庆龄同志当年亲自选定以后才挂起来的。会客厅里还陈列着各国贵宾赠送给女主人的礼物。这里有日本友人送的画着灵芝的漆器工艺品；有来自印尼的长柄古铜剑；还有朝鲜领导人敬赠的刺绣《春香传》……如今，这些都成为一个美好的象征，反映出世界各方人士对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的景仰之意。

主人的卧室设在二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宋庆龄同志用的家具，还是当初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时，家里陪嫁的那套浅橙色的柚木大橱、梳妆台、小床和一张素色的藤木结构的双人床。沙发和茶几也都是孙中山先生用过的遗物。令

人在感叹之际顿生敬意。

去瞻仰故居的不久前，读到报上刚登的在这里发现一批珍贵文物的消息。一打听，从讲解员那里证实，大部分的文物是在这间卧室里找到的。其中印象深的有毛泽东、恽代英等同志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时致孙中山先生的信函；有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宋庆龄同志去北京共商建国大计的亲笔信。我曾读过邓颖超同志纪念宋庆龄的文章，说到当年是她带着信，在一九四九年的六月专程来到上海，来到这幢小楼面交给宋庆龄的。

当我们兴致勃勃地站在收藏这些珍贵文物的小橱前，细看小橱上面那张宋庆龄和孙中山坐轮船北上的合影时，只觉得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转身欲寻，却发现原来是陪同参观的那位女讲解员端上了一盆开得正红的圣诞花。姑娘说：“宋庆龄同志生前最喜欢康乃馨、菖兰、腊梅和天竹。而每逢这个季节，她总爱在房里放上这圣诞花。”姑娘笑着，又补充道，“如今，我们仍保持着这个习惯。这盆花还是我们自己栽的。”姑娘的话，不禁使人更觉到那浓烈的芬芳。真是心香一瓣啊！

紧连着卧室的是书房，书房很小，以至于宋庆龄同志写信、起草文件用过的那架英文打字

机,也只得横放在书房和卧室当中的盥洗室里。书房的南面,一排书架里面,都是主人平时常读的各类书籍,包括由周总理题字的她的文集《为新中国奋斗》也在其中。书房其实也就是她的办公室,写字台上的一尊列宁雕像,早听人介绍过,是主人的珍爱之物。墙上挂着的是她和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同志,还有张闻天同志一九五六年在中南海的合影。当我们细看时,年轻的讲解员无意中补充了一个难忘的细节,那就是即使在张闻天同志蒙受冤屈时,主人也始终没有把这幅照片取下来,一直保存到今天。姑娘没多说,可是她那朴实的话里,分明有着让人咀嚼再三的含意。听她一说,我们看得更仔细了。只见照片上的张闻天同志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两手叉在背后,笑得那样开怀。张闻天同志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不知怎么,我又记起了宋庆龄同志在刘少奇同志处于逆境时,仍一如既往,照旧给少奇同志的孩子寄去签上“宋奶奶”三个字的贺年片、日记本以及糖果的故事。“岁寒而知松柏”,体现在宋庆龄同志身上的不正是这种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属于真正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情感吗?如今,人去楼空,但真情永在啊!

记不得是哪一位女作家在宋庆龄同志病重

期间，曾写过这样的篇章：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
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
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
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
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
洒，但白雪哪如您皎洁、晶莹……

大草坪上，瞻仰这座静静的小楼，不由得令
人想到很多。

是那个春雨格外多的五月，宋庆龄同志在
这幢绿荫下的小楼里，怀着喜悦，打开南窗，倾
听那远处传来的解放上海的炮声；又是一个满
枝绯红的春天，也在这小楼，宋庆龄同志对着前
来看望她的少奇同志，兴奋而又恳切地说，“我
希望参加共产党”。而不久，当刘少奇同志和周
恩来同志一起再来看望宋庆龄同志，深情地告
诉她：党中央认真地考虑了她的入党要求，但从
现在的情况看，她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
作用更大些时，宋庆龄同志眼中含着泪花，点了
点头。她理解党，理解得那么深切。

自然，这绿荫下的小楼，也留下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和普通劳动大姐李妈生前感情笃深、死后葬在一起的佳话。

也算是很巧的事，在这里我见着了当年为宋庆龄同志担任厨师的唐江同志，老人今年六十八岁，早退休了，可是他难舍这里的一草一木，于是，又来到这里当上了花匠。站在一边的女讲解员笑着说：“你们在楼上看到的那些花，就是他天天浇水的呀！”宋庆龄同志对这里的一切都有很深的感情。在她病重期间，还断断续续地对前去探望她的老姐妹说：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又是她从事革命活动和居住时期最久的地方，她在这里交往过许多革命者和进步朋友。当年她将大批医药物资送往解放区，支援人民军队，也是从上海运出去的。解放后，她又在这里会见过许多国际友人。“宋庆龄同志几次说过：她热爱上海。”老人说。

离开小楼，只见一群红领巾正在香樟树下扫地，还有一个小女孩踮着脚，用洁白的抹布擦拭着大门那块汉白玉上的金色大字，擦得十分认真。一问，才知道是附近兴国路小学的学生。原来，去年三月，在全国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兴国路小学五年级的八名少先队员聚在一起商议：“宋奶奶生前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现

在，我们应当为宋奶奶的家做些清洁工作，来感谢宋奶奶对我们的关怀。”从那以后，每周两次，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我走出大门，再一次地回首凝望，只见小楼已被青青苍苍的树木掩隐住了。我知道一个伟大的灵魂就安息在这一片绿荫下。

于是，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一片绿荫！

一九八六年六月

